

# 环境变化视域下可持续安全思想溯源

李淑云

(辽宁大学 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摘要**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等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乃至安全构成了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环境恶化导致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加速地球承载能力达到极限,尤其是环境恶化导致的生态灾难,迫使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朴素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升级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可持续安全理念。如何在改善当代人生活质量的同时又能确保子孙后代平等享受人类资源的权利,实现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必须正视和急迫解决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 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可持续安全

中图分类号:D52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8)06-0091-07

DOI:10.16197/j.cnki.lnupse.2018.06.010

可持续安全概念被正式提出是在21世纪初,但可持续思想起源可以上溯到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可持续安全思想的产生与环境变化密不可分。随着人类对环境变化认识的深化和环境恶化破坏力的增强,可持续概念不断向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扩展,由经济可持续发展到人类安全的可持续。

## 一、环境保护催生可持续思想萌芽

历史告诉我们,思想家和战略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思想的指导性和战略的前瞻性,他们能够在问题还没有出现之前预测到即将发生的问题的严重性。学界普遍认为,环境问题的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撰写的《寂静的春天》为标志。但出于人类生存本能的环保意识和对单一领域的可持续性问题的探讨却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

### 1. 人本自然保护意识与可持续观念的孕育

可持续性概念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此皆有论述。有据可依的古代朴素的可持续思想,最早是由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约前723年-前645年)在《管子·轻重甲》提出的。管子提倡“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达此目的,必须爱护自然环境。管仲认为,如果身为一国之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菑泽(沼泽)、草莱(草地),则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教育家荀况(约前313年-前238年)在《王制》中阐述了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思想<sup>①</sup>,其封山、育林、休渔、禁猎的主张反映了先秦思想家的生态保护意识,是古代朴素的可持续思想的鲜明反映。

收稿日期:2018-09-25

作者简介:李淑云,女,辽宁清原人,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转型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安全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安全的建构路径及机制研究”(13AGJ009)的阶段性成果。

荀子《王制》记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鼃、鱼、鳖、鳅、鰾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新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西方思想家在18世纪也提出了保护自然的思想。英国教士、经济学家、人口学之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被誉为世界上第一位有意识保护自然资源的著名人士,尽管“自然资源保护”的概念在他去世之后的80年才开始使用,但并不妨碍他成为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先行者。马尔萨斯在1798年首次出版的关于人口的论文集中就开始关注粮食供给的可持续性问题,并深刻阐述了“粮食生产与物资产品之间的根本性差别”。由于“人类把原材料变为商品的能力以及他们对物质的欲望,要远远超过地球能够提供给人类所需粮食的能力”<sup>[1]</sup>,因此,如果不对人口增长加以限制,当粮食增长的速度不敌人口增长的速度时,粮食的可持续性问题必然会出现。为解决温饱问题,人类会想方设法征服自然,增加粮食产量,就像当代人看到的一样。对自然资源不加限制地征服的结果就是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而这正是马尔萨斯对当时自然资源储存量的担忧所在,他也因此被誉为自然资源保护者<sup>①</sup>。

马尔萨斯的担心来源于被称为“复利理论”<sup>②</sup>的一个数学命题,即“没有任何一个数可以在复利增长的同时保持在有限的范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亚非拉的某些地区,人口一直是以年复利3%的速度增长,这就意味着每24年人口翻一番。如果这样的增长可持续的话,在千年之内,同一地区的人口将翻100万番。当人口膨胀到异常状态时,人类的生存将无法维系。与人口问题同时出现的,还有粮食、煤炭、铁矿、森林等资源的消耗,这些资源不可能永久地以复利的速度增加,最终的结果将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和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跟不上人类的需求速度,人类将不可持续。

人类的欲望强烈,但自然的提供能力有限,这一矛盾的对立体让马尔萨斯更加坚定了他的人口论的思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三十年中几次修改,其核心理论“如果人口不加以限制,它将会无限增长”的观念却从未改变。马尔萨斯出于满足人类衣食基本需求、维持人类生存的人本自然保护意识无意间孕育了可持续思想的萌芽。

## 2. 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萌芽

自然资源保护与环境保护是两个相关却不不同的概念。自然资源保护<sup>③</sup>的是有人文或自然价值而同时又面临经济发展威胁的东西,环境保护<sup>④</sup>是指恢复那些失去了原有纯净成分的物质,除了包含被破坏的自然资源外,还包括气候、生态、人文环境等等。自然资源保护意识18世纪已产生,但生物学家的环境保护意识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而人类真正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则是在20世纪中叶。1952年,当寒冷与雾霾一起降临伦敦时,伦敦烟雾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866年的霍乱。举世闻名的“伦敦雾”警醒人类,“自然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不在于她的毁灭性力量——地震、龙卷风和飓风——而在于生命之间的脆弱性。”<sup>[2]</sup>它告诫人类,如果毫无顾忌地破坏生态环境及其赖以生存的生物链,导致生态系统哪怕出现暂时的崩溃,人类都将面临莫大的灾难。在朱利安·赫胥黎(T.H.Huxley)看来,这就是人类必须重视的进化论因果关系。当米达沃(Medawar)和温尼·爱德华兹(Wynne-Edwards)在《生态学家》杂志上发表“生存的蓝图”声明时,意味着环境问题的社会关注度才真正提升。1972年,当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文件颁布时,可持续思想萌芽出现。

---

在马尔萨斯之前,尼克尔·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亚当·斯密(Adam Smith)、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等学者也意识到人口增长将会给人类带来潜在的危险,并或多或少地进行了论述,但系统阐述人口原则并成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第一人,则非马尔萨斯莫属。

复利理论最早应用于巴比伦人以复利方式的放贷中。欧洲最早出现复利的应用是在16世纪。具有标志性的时间是1558年。1558年荷兰商人让·特朗尚(Jean Trenchant)出版了第一个复利率表,此后英国在1613年也出版了英国的复利率表。从17世纪到19世纪,欧洲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以及荷兰从事土地、森林、采矿及保险的业主,都在实践着复利理论,但复利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手段用于衡量经济增长则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自然资源保护范畴包括建筑物、城镇风貌、矿产资源、自然景观、稀有动物,还包括安逸的生活环境。

环境保护的目的是创造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因此,“宜居”又被认为是环境保护的另一个常用概念。

## 二、气候变化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的关键因素

环境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气候变化则是21世纪人类社会将要面对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当气候变化成为人类面临的最难解决的环境问题时,生态平衡就成为一种信念,激发人们对政治妥协的热情。

### 1. 气候变化概况及影响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典型的为10年或更长)气候变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给“气候变化”下的定义是:气候系统随时间发生的任何变化,既可能是自然变革造成,也可能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sup>①</sup>。21世纪,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联合国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联合国安理会前任理事长潘基文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亚于战争和冲突”,将会影响数以千万计人的生存。

国际社会明确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气候变化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危害是显性的、严重的、全方位的,“大范围或快速的气候变化,相对于空气和水的质量问题、生态系统濒危、生态多样化等其他环境问题而言,意味着增加了额外的威胁。”<sup>[3]</sup>二是气候变化用简单的技术性改正难以修复。人类为生存和发展需要获取能量,而整个世界80%的能量供应来自化石燃料。美国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指出:“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的燃烧,引起了大气层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引起气候发生了改变。”这是气候变化的根本成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大于其他任何环境问题,已成为地球无法承受之重。“蔓延的、日渐加剧的环境退化和贫穷意味着传统的发展不可持续。这一点尤其在气候变化方面得到证实。气候变化已经使地球变暖,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导致贫穷,甚至是死亡。”<sup>[4]</sup>

IPCC在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指出,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加引起的气候变暖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和自然界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元的:冰川融化,使物种生存受到威胁;海平面上升,使国家存亡受到威胁;极端气候增多,使人类生存受到威胁;饮水供应、卫生设施、农业生产、视屏安全、疾病传播等多发,使人体健康受到威胁;地球生态更加脆弱,使生存环境受到威胁;气候变化导致青少年暴力行为增加,地区政治动荡,使安全稳定受到威胁……由此可见,气候变化是目前全球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它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将是全方位的、非常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并且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或趋于恶化,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 2. 国际气候谈判与可持续发展的形成

气候变化首次进入国际视野是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此次会议开启了在国际会议上讨论气候变化问题的先河。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与关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对策与战略随之不断加深。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建立。1990年8月,IPCC通过了气候变化第一次评估报告。经过1991-1992年间六次会议的反复磋商,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前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终获通过,154个国家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了《公约》。《公约》的签署对国际气候谈判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公约》明确其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使经济能够可持续进行的范围内。《公约》确定了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国情原则;三是风险预防原则;四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五是开放经济体系原则。关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公约》在第3条第4

<sup>①</sup>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中,“气候变化”专指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化。参见周珂著:《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法律思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款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强调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sup>①</sup>。可持续发展思想虽然此前已被提出,但作为《公约》的五项原则之一,并进行明确阐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次,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渐趋成熟。

为推动《公约》的有效落实,从1995年开始,《公约》缔约方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每次会议的核心议题虽然不同,但落实《公约》的主题从未改变。2002年是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推进的一年。同年9月,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召开后,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考虑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国际谈判的新思路。接着10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第八次缔约方会议(COP8)将会议主题确定为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COP8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德里部长级宣言》明确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强调所有缔约方有权并且应该促进可持续发展。由于气候变化已经凸显为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德里宣言》提出了以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相关原则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思路,彰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谈判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成熟可谓亦步亦趋。随着气候谈判的不断深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原则、约束机制等越来越清晰,但对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危机和环境破坏的影响力尚缺乏前瞻性的思考。

### 三、环境恶化倒逼可持续安全观念的产生

当人类发明蒸汽机以机器代替手工生产的时候,未曾设想两个世纪之后,机器生产造成的环境的破坏带给人类的伤害却是无法修复的。20世纪80年代,地球承载力已达极限。当人类在思考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之时,环境安全问题已敲响警钟。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造成的环境恶化使可持续思想由低端政治的经济概念升华为高端政治的可持续安全理念。2003年,为回应公众呼吁改变环境安全状况的诉求,美国哈佛大学学者撒捷夫·卡哥拉姆(Sanjeev K. hagram)、威廉·克拉克(William C. Clark)和达纳·费亚斯·拉德(Dana Firas Raad)首次对可持续安全进行界定:“可持续安全囊括环境安全,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一种真正意义上解决不同层次上安全问题的安全理念”〔5〕。从可持续安全概念的内涵来看,可持续安全的产生与环境变化关系密切,准确地讲,环境恶化对可持续安全的产生形成倒逼态势。

#### 1. 气候恶化是可持续安全产生的导火索

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显学,有关气候灾害的报道连篇累牍。气候恶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越来越直观、越来越普遍,完全应验了英国上议院议员、英国皇家学院研究员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吉登斯悖论”(Anthony Giddens)<sup>②</sup>。吉登斯提出,一旦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不可控,受到影响的绝不仅仅是水、空气、土壤等自然环境,还包括环境安全和人的安全。而当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发生根本性观念转变的时候,气候变化的政治变革即已开始。

1992年签署、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从1995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缔约方会议,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4款规定:“各缔约方有权并且应当促进可持续的发展。保护气候系统免遭人为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当适合每个缔约方的具体情况,并应当结合到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去,同时考虑到经济发展对于采取措施应付气候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参见周珂著《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法律思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吉登斯悖论由英国上议院议员、英国皇家学院研究员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主要是指气候变化造成的一种困境。其核心假设是:“气候变化问题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由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悖论在于,一旦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因为一切都太晚了。”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页。

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截止到2018年已经召开了24次。随着气候变化对人类影响的加剧,缔约方大会越来越吸引全球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运用传统政治手段和政治思维已经无法解决气候变化危机。“为应对全球变暖,必须将一种长远的视野引入政治”〔6〕,这种视野就是可持续安全。

在可持续安全研究的相关而长期的动因中,气候变化被排在了第一位。“气候变化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资源的稀缺和人口的大幅度流动,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和国际冲突的出现”〔7〕。尼克·梅比(Nick Mabey)预言,在未来几十年里,气候变化将与冷战结束一样,促使战略安全环境发展重大变化。如果不加以控制,气候变化对安全造成的影响将跟世界大战一样巨大,而且将持续数百年之久〔8〕。气候变暖将使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努力遭遇现实的尴尬。

## 2. 生存危机是可持续安全产生的根源

当地球成为一个大村庄,人类活动及影响打破了国界的藩篱之后,人类面临的危机也衍生为互相关联的全球危机,所有出现的危机——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都不再是单一的、孤立的危机,而是一个危机。生存的可能性开始于生活的可能性消失之后,可持续安全的目标则始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后。当人类为工业革命歌功颂德的华丽辞藻还没有褪色,环境的恶化就将人类带入到因工业文明导致的社会持续生存的忧虑之中。

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在1982年列出了发达工业社会面临的危机清单,包括:“濒危的生态。无法补救的大气与海洋污染,人口过剩,世界范围的饥荒。资源枯竭,环境性疾病,正在消失的荒野,不可控的技术,水、空气与食品的化学毒化,陆地与海洋濒临灭绝的物种。”〔9〕现实残酷地告诉人类,危机远远不限于此,同温层臭氧损耗、酸雨、森林滥伐、温室效应、健康危机等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科学家列举的工业社会危机,人类都已经历过,未曾预测到的危机,人类也正在经历着。究其原因,都是环境恶化的影响。

在菲利普·斯莱特(Philip Slater)看来,西方文明就像一个穿越密封隧道的人,不断加速奔跑只为寻求更多的氧气,殊不知,奔跑的速度和存活的时间并不成正比,关键在于为存活提供所需的氧气,在“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看来,工业危机的原初和后续动力都来源于生态学,是人类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污染,造成了生态方面的危机,在卡西奥拉看来,“生态报告意欲使我们相信,环境能够容纳的,并且在威胁到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之前而被安全吸收的工业社会污染物,其数量是有限的。”从科学向度和规范向度来分析,回应和解决人类生存的生物学极限问题,不可避免地包含人类价值。“当代工业社会危机中的社会问题基本无法从技术上解决,而需要科学分析与关涉价值的政治学分析,也需要政治学在涉及阐述可持续的、令人向往的社会本质的并构建这种社会方面的创造力。”〔10〕可持续安全即为新世纪应对环境恶化产生的新理念。

一位英国绿党领导人提出的反工业的绿色范式——生态政治,为工业主义价值和生态的或超工业主义价值之间的对比提供了详尽的来源。两种价值之间的差异映射出的就是两种完备的世界观或社会范式之间的差异,笔者选取其中几项进行比较<sup>①</sup>:

工业主义政治	生态政治
人类中心主义	生命中心主义
经济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	可持续性与生活质量
收入差距大	收入差距小
需求刺激	自愿简朴
职业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	工作本身作为目的

资料来源:波里特两种世界观列表比较的一部分。

专家依赖  
环境被作为资源管理

共同参与  
资源被看作是有限的

两种世界观或社会范式比较的结果显示:生态政治是一种超越工业社会政治的成熟的政治生活观;生命中心主义是把所有生命都看作是有价值的,否认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和可再生资源的生长规律,告诫人类,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超工业价值难以实现,地球资源和人类境况的有限性,否认了经济增长的无限可能,要求人类必须创造一个与这些有限性相调和的新型社会秩序。罗马俱乐部领衔思想家佩西在对工业文明及其世界观进行基于生态学的抨击的同时,发出了人类正在遭受自我毁灭的威胁从而需要做出工业思维与社会结构转型思考的呐喊。罗马俱乐部认为:“工业文明面临的挑战是相互关联的,具有协同效应”。“在人类个别亚群体已经遭遇各种环境威胁或被各种环境威胁所毁灭(包括被同类毁灭)的同时,当前的危机正在全球范围显示着这种危险,并危及整个人类种群,甚至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有机体”〔11〕。工业社会危机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是毁灭性的,导致未来的不可持续。这种伤害远大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带来的灾难。正因为如此,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做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由于其成功而最终消亡的结论:“资本主义制度现在的以及可预期的成功,否定了它会在经济破产的压力下瓦解,但,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削弱了保护它的社会机制,‘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了它无法继续存在的条件。”〔12〕危机成为可持续安全产生的根源。

### 3.环境恶化倒逼可持续革命问世

环境变化包括物质性条件的硬变化和非物质性因素的软变化两个方面。换言之,既包括气候、生态、资源等纯粹的自然环境变化,也包括由此引发行为主体关系的变化。《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指出:“深入广泛的环境危机给国家的安全,甚至生存造成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比起装备精良、虎视眈眈的不友好的邻邦的威胁还要大。”在全球许多地区,“环境退化正在成为政治动乱和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13〕

面对环境恶化,可持续是一种理念,一种形态,一种过程,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场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成功,一种结果是失败。所谓成功,就是像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那样,解决了人类发展出现的短缺问题。像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的那样:“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社会”。所谓失败,就是造成发展的不可持续,人类将走向终结。

发生在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不仅改变了游牧民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思想、社会的形态和地球的面貌,解决了人类需求和野生物种匮乏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和资源短缺问题的出现,使工业革命成为必然。工业革命最大的影响不仅在于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从赤道到两极、从海洋到高山地球环境的彻底破坏,也孕育了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就是可持续革命。

可持续革命是为解决增长极限,实现可持续发展、充裕和平等而进行的结构性变革。可持续革命不同于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像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那种具有更深远意义的革命。可持续革命也不是一场计划好的革命,没有可资借鉴的实施方案和成功经验,而且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全部展开。唯独可以预见的是,“像其他伟大革命一样,即将到来的可持续革命也将改变地球的面貌,改变人类个性、制度和文化的基础”,并将首先在某些领域展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所讨论的循环利用、排放许可交易、野生物种保护等等都可以作为某些领域变革的内容。可持续安全理念的转变为这场革命奠定了制度和文化基础。

### 参考文献

〔1〕〔英〕布雷恩·威廉·科拉普.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M〕.王黎,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2.

- [2][美]米海娄·梅萨罗维克 [德]爱德华·佩斯特尔.人类处于转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M]. 梅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3.
- [3][美]安德鲁·德斯勒,爱德华·A·帕尔森.气候变化 科学还是政治?[M]. 李淑琴,等.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英文第一版前言第vii页).
- [4][美]约翰·R.诺朗,帕特里夏·E.萨尔金.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法精要[M]. 申进忠,曹彩丹,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前言第2页).
- [5]Sanjeev Khagram, William C. Clark, and Dana Firas Raad, "From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curity to Sustainabl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4, No.2, 2003, pp.289-313.
- [6][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M]. 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7.
- [7]李淑云. 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安全的构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9):116.
- [8]Nick Mabey, Managing Climate Security[BE/OL].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684>, 2009-1-15.
- [9][10][11][美]约尔·杰伊·卡西奥拉.工业文明的衰亡——经济增长的极限与发达工业社会的重新政治化[M].余灵灵,尚新力,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7、31、22.
- [12]Joseph A.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M]. 3rd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61.
- [1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柯金良,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9.

## The Source of Sustainable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LI Shuyun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in Transitioning Countries &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human's ability to transform the nature,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cing mankind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such as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hich constitute a serious and unavoidable threat to human survival, development and even security.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leads to the exhaustion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and accelerates the earth's carrying capacity to reach its limit. Especially the ecological disaster caused by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forces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human's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and itself. The simple consciousness of na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upgraded to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ntemporary people while ensuring the equal enjoyment of human resources righ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ility of huma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realistic problem that must be faced with and urgently solved.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le security

【责任编辑 孙 琰】